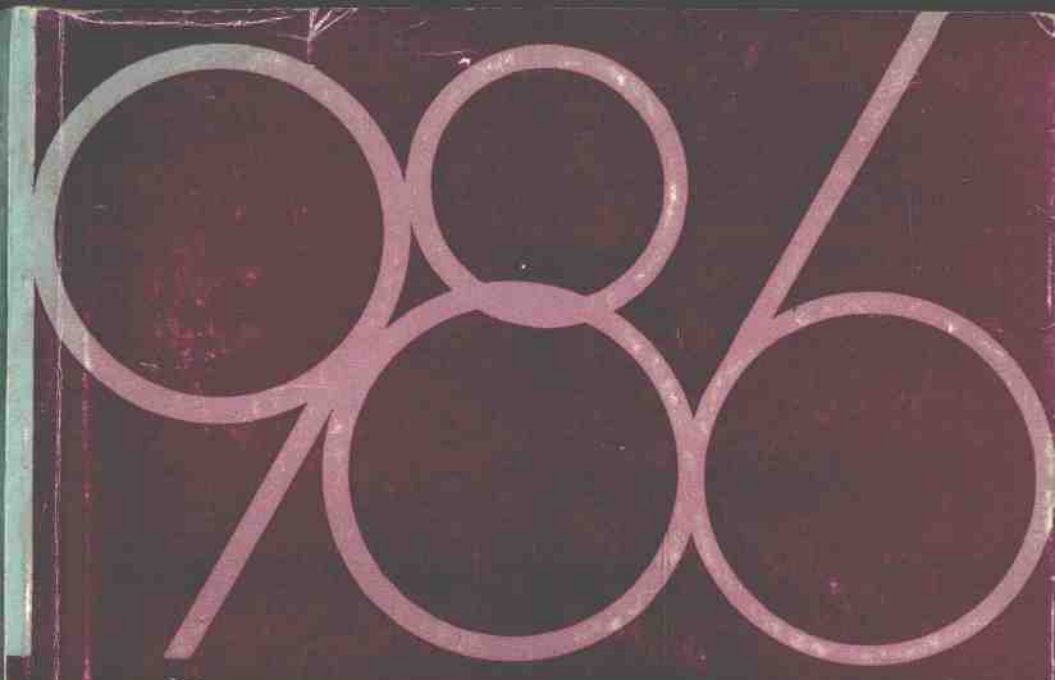




中国游记年选

ZHONG
GUO
YOU
JI
NIAN
XUAN
1986

广东旅游出版社

杨羽仪 编

中国游记年选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6

中国旅游年选

中国游记年选(1986)

杨羽仪 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75印张 24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书号: ISBN7-80521-013-6/1·6

10272·97

定价: 2.10元

行客随想录(代序)

杨羽仪

《1985年中国游记年选》刚出版，我手中的《1986年中国游记年选》也恰恰编完了。这本选集选了该年度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游记佳作58篇，奉献给爱好旅游文学的读者。当然，由于编者视野的局限和审美的偏颇，常有遗珠的憾事。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大珠小珠落玉盘”，佳作荟萃。我不想一一评述，只就游记文学谈一点感受。

近年来，常有“散文（包括游记）不景气”的叹息，究其原因，也许是多种的，其中有的同志归咎于作者表现自我的不强，耽心自我意识不强而断送了散文（游记）的青春，毁了散文（游记）的前程。

我以为散文也罢，游记也罢，都是在反映客观生活画面中表现作者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它强调作者感受生活的特殊视角，特殊个性，特殊情感。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同经历、气质、个性的作者，对生活的敏感区也有天渊之别，每个人审美角度的差异，就象天上的星星，各自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在各自的领域发光，银河的繁星固然壮观，然而天涯的一颗冷落的星，也应具有不同

凡响的魅力。我也是主张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领域，独特的视觉的。因为，观察的微妙，大体与“和氏璧”的发现相似，肉眼凡胎视而不见者，你却从满裹着的尘土中洞悉内中藏着美玉，把它俯拾起来，提炼升华，令其生辉，这也许是散文（游记）作者的功力所在吧。

除了视觉上的差异外，还必须大胆显露作者的个性，抒写作者的主观感受，这种个性，包括思想上的独到性和艺术上的创造性。这也是散文（游记）的独特需要。

然而，我以为作者的个性和主观色彩（自我意识）不是无限制地扩张的，也不应该把它视为散文（游记）的成败关键。它毕竟是主客观的矛盾统一体中的矛盾一个方面，一种艺术上的重要手段，透过“我”的视觉，去观察客观实体，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去感受出客体的特殊性，透过自我的意识去实现自我的超越，去表现时代的精魂。

生活本身就存在着许多独特的生活画面，甚至离奇得令人不可置信。比如：中国有一位驻外记者，目击某国总统遇刺时，在场的别国记者在流弹飞窜时都躲起来了，而他临危不惧，拍摄了总统遇刺的实况照片，成为稀世之宝。又如，在某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支枪，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反法西斯士兵正在举枪瞄准敌人时，敌人的子弹先发制人，而且恰恰射进了这个士兵的枪管里……这些事情，乍听起来因为过于巧合，反而令人觉得不真实，但它千真万确地发生了。这些独特的生活画面，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具有强烈的魅力。另一方面，生活中的确常常发生曲折而撼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比之虚构的还要离奇巧合，这是因为历史总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的，总有曲折，有逆差，有断层，它带给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也常常是起伏跌宕的，甚至有时离奇得超越了作者的想象。人的主观想象，常常无法超越复杂的现实生活，而人的主观意识也只能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腾飞”。任何一个“我”的离奇经历、离奇想象，倘若放在生活的海洋中，立刻会黯然失色，软弱无力。因此，作者不可能只把笔尖放在透视“自我”的生活小圈子里，也不可能以自我的意识无限制的膨胀，以至掩盖了客观生活。

生活，总是属于第一性的。散文（游记）作者的眼睛不应只注视着自己，而应更多地关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代……

去年秋天，我重游交河故城，看见那座废弃了近千年的古城，已经是一个旷野漫漫，连野草也不生长的世界。我就想到，人们曾经按照自己的意志构筑过固若金汤的城，从而在城里孕育着悲剧与喜剧，闹剧与正剧……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自然的变迁（河水改道）与人为的蹂躏（战火蔓延），终有归于颓败之时。而今，连庇佑人们生命永恒的佛塔群落，也难免厄运了。这故城，渐渐消融到自然中，就如它们的本身，本来就是孤岛高崖上的泥土，是自然组成的一部分，只是后来人们由于生存或艺术的需要，对此进行加工建造，才成为人类杰作罢了。于是，人的建筑和艺术与自然合而为一，从而产生了“亚自然”的杰作。

我曾游历过一些故城遗址，对于它们，我总是有点淡漠，但不知何故，这座交河故城遗址却使我不远万里慕名重游，而且颇有感触：“对于废弃了的故城，无需大发‘独沧然而涕下’的感慨，或许还可以顿生愉悦之情哩。用这种心境去看大千世界的沧桑，正如世上的人死了，一般都奏哀乐，却有一个年轻的死者，临终前嘱咐亲属，在追悼会上播放相声——笑的声音。我以为这是大彻大悟之举。”

我为何产生这种“异端”情绪呢？大概因为当时我看到和想到：一千年前，人们舍弃了故城而去；一千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地的游客却源源不绝地慕名而来（我就是其中一个），因此蓦然产生

了新的感受：“暂时被遗忘的事物，或许若干年后却成了宠儿；而一时间出现的‘××热’，若干年后，或许被冷落，被尘封……”

这种感受不是自我意识的膨胀，也不是纯粹的主观想象，它是客观生活与主观情绪“碰撞”而“升华”的产物，是景物与情绪的自然融合，是生活画面和主观感情的“合而为一”。我认为生活画面和主观情绪是辩证的统一体，只有客体而无主观意识，生活就得不到升华；只有主观意识而无生活客体，这种感情便是无源之水，读者一看，也会觉得作者是在无病呻吟，缺乏真实感，缺乏撼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两者的交融（不是比例各半）使之天衣无缝，使之触景生情，真实可信，才能产生不凡的艺术力量。

也还是去年秋天，我叩访了新疆的博斯腾湖。适逢湖上风暴乍起，几艘渔船失踪了，湖岸的人情绪十分低落，在叹息着：“哎！这博湖野性难驯……”

我和向导沿着湖边走着，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两行深深的脚印在湖滩上伸延。我顿时感到人在风暴中，在野湖中显得多么渺小，责备博湖的野性和残酷。一千年，一万年……博湖都是那么暴烈，它制造了多少船毁人亡的悲剧，吞噬了多少欢乐，酿造了多少苦酒？它怎么不觉得自己太野性了，太放肆了，太残暴了呢！

然而，风暴一停，我看见渔民们仿佛若无其事的，又下湖去了。仿佛刚才没有风暴乍起，从来没有船毁人亡似的。我顿然沉思：人们为什么明知博湖野性难驯，却一次次冒险下湖去？这是人们超越自我境界，向着大我迈进的壮举啊！由此，反而使我强烈地感到，风暴的乍起，是博湖的一次伟大的呼唤，它觉得人的弱点太多了，需要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磨砺。一场风暴的乍起，只是对人的一种野性的抚慰罢了，而人们总是从慌乱到镇静自若，总是用热忱的回眸和探索的脚步，直面博湖的野性抚慰。

让那猝然而来而去的风，唤醒自己的梦吧！用人类当代意识的最大智商，用大地一颗炽烈的心，去迎接博湖的野性抚慰吧！

我沿着湖岸走时，曾感到人的渺小和“我”的脆弱。然而，一旦想到博湖畔生活的人们，他们前赴后继地在博湖生活、战斗，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一种超越自我的感情：我渐渐知道，从冰雪中，从风暴中可能孕育出一个刚强的民族；只有刚强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博湖啊！就让它的野性永存吧。它的野性，饱蘸着对一个民族的全部真诚的爱……

这时候的“我”，再不是胆怯者，脆弱者，也不是奴隶，因为“我”被整个民族深沉而博大的情怀，坚强而不屈的性格所熏陶，从而产生了庄严的“自我超越”。

散文（游记）的作者的感情，如果不能从个人的悲欢，个人的荣辱、个人的得失中摆脱出来，那种“自我意识”一经膨胀，即使作者毫不忌讳地显露自己的心迹，用最大的勇气和力量去实现个人的主体意识，去达到真正的自我表现，我觉得作品也是软弱无力的，缺乏震撼读者心弦的力量，作品的“神经”是那么脆弱，那么渺小，它顶多换取读者下意识的同情和怜悯，却无力使读者感奋起来，如“旋风忽来，便蓬勃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鲁迅语）。作者只有从个人的哀怨、得失、荣辱中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把个人的痛苦、迷惘、和祖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心一起搏动，站在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高度，把自己的感情献给人类的文明和人间最伟大的爱——对普天下的人民，对中华民族深沉而博大的爱，这时，它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魅力，才有撼人肺腑的力量。我想，散文家常说的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有限展示无限的规律，也许正是完成了这一自我超越，而驾驭时代精魂的吧！

目 录

- 〔1〕行客随想录(代序) 杨羽仪
- 〔1〕秋韵 宗璞
- 〔4〕离官思絮 袁鹰
- 〔15〕北方的河 罗时汉
- 〔25〕北戴河之夜 高维晞
- 〔31〕在一条消失的河流源头 阎豫昌
- 〔36〕蒲松龄故居漫笔 马瑞芳
- 〔42〕雍和宫驰笔 杨光治
- 〔46〕过齐白石故里(外二章) 郭风
- 〔49〕青岛,碧海青山春常驻 碧野
- 〔55〕微山湖的旋律 郭保林
- 〔60〕莫尔道嘎车祸 何士光
- 〔65〕走进大兴安岭 邓刚
- 〔73〕亭亭白桦 依依白桦 航鹰
- 〔79〕登天池 赵海洲
- 〔82〕啊,滚滚的乌斯浑河 门瑞瑜

- | | |
|-------------------|-----|
| 〔88〕森林与森林老人 | 徐开垒 |
| 〔95〕南海色彩撷拾 | 金 马 |
| 〔103〕黄花·绿树·丰碑 | 紫 风 |
| 〔107〕风雨看龙船 | 杨羽仪 |
| 〔113〕海南岛的回忆(片断) | 苏 叶 |
| 〔123〕特区的眼晴 | 章 武 |
| 〔128〕南岳两章 | 乐维华 |
| 〔131〕庐山,珍贵的瞬间 | 石 棣 |
| 〔134〕俯视大千 | 周国平 |
| 〔139〕黄鹤楼小识 | 沈仁康 |
| 〔144〕三峡赋 | 峻 青 |
| 〔158〕海的雕像 | 张吉安 |
| 〔161〕我和“真由美”的滇西之行 | 白 桦 |
| 〔173〕黔川陕纪行 | 黄秋耘 |
| 〔182〕茶馆 | 田野 |
| 〔187〕乐山大佛散赋 | 叶延滨 |
| 〔190〕石林畅想 | 柳 嘉 |
| 〔193〕武夷山幽奇录 | 秦 牧 |
| 〔201〕南宋古城堡 | 何 为 |
| 〔205〕避雨万石岩 | 苏 晨 |

〔210〕没有留下姓名的杰作	周文韶
〔213〕醉翁亭随想	王西彦
〔222〕醉梦	梁如云
〔225〕农村公园游记	林 非
〔229〕秋游黄山小记	万振环
〔233〕富春江上	李希凡
〔239〕剪剪春雨话金陵	陈慧瑛
〔248〕古河道上的徬徨	赵翼如
〔255〕千古秦淮	梁茂艺
〔259〕无梦的月夜	姚承秀
〔263〕西湖初雪	陈继光
〔269〕礼佛的沉思	李佩芝
〔274〕哈拉沙尔随笔（节选）	周 涛
〔282〕在林则徐的流放地	岑 桑
〔287〕过戈壁	哲 中
〔290〕喀什巴扎	李亚平
〔295〕饺子宴	刘成章
〔299〕陕北的彩雪	毛 锴

秋韵

宗璞

京华秋色，最先想到的总是香山红叶。曾记得满山如火如荼的壮观，在阳光下，那红色似乎在跳动，像火焰一样；二三友人，骑着小驴，笑语与得得蹄声相和，循着弯曲小道，在山里穿行。秋的丰富和幽静调和得匀匀的，向每个毛孔渗进来。后来驴没有了，路平坦得多了，可以痛快地一直走到半山。如果走的是双清这一边，一段山路后，上几个陡台阶，眼前会出现大片金黄，那是几棵大树，现在想来，也是银杏罢。满树茂密的叶子都黄透了，从树梢披散到地，黄得那样滋润，好象把秋天的丰收集聚在那里了。让人觉得，这才是秋天的基调。

今年秋到香山，人也到香山。满路车辆与行人，如同电影散场，或要举行大规模代表会。只好改道万安山，去寻秋意。山麓有一片黄栌，不甚茂密。法海寺废墟前石阶两旁，有两片暗红，也很寥落。废墟上有顺治年间的残碑，镌有不得砍伐、不得放牧的字样。乱草丛中，断石横卧，枯树枝头，露出灰蓝的天和不甚明亮的太阳。这似乎很有秋天的萧索气象了。然而，这不是我要寻找的秋的韵致。

有人说，该到圆明园去，西洋楼西北的一片树林，这时大概正染着红、黄两种富丽的颜色，可对我来说，不断的寻秋是太奢侈了，不能支出这时间，且待来年罢。家人说：来年人更多，你骑车的本领更差，也还是无由寻到的。那就待来生罢，我说。大家一笑。

其实，我是注意今世的。清晨照例的散步，便是为了寻健康，没有什么浪漫色彩。这一天，秋已深了，披着斜风细雨，照例走到临湖轩下小湖旁，忽然觉得景色这般奇妙，似乎我从未到过这里。

小湖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与湖之间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几天不见，竟变成一座金黄屏障，遮住了山，映进了水，扇形叶子落了一地，铺满了绕湖的小径，似乎这金黄屏障向四周渗透，无限扩大了，循路走去，湖东侧一片鲜红跳进眼帘。这样耀眼的红叶！不是黄栌，黄栌的红较暗；不是枫树，枫叶的红较深。这红叶着了雨，远看鲜亮极了，近看时，是对称的长形叶子，地下也有不少，成了薄薄一层红毡。在小片鲜红和高大的金屏障之间，还有深浅不同的绿，深浅不同的褐、棕等丰富的颜色，环抱着澄明的秋水。冷冷的几滴秋雨，更给整个景色添了几分朦胧，似乎除了眼前一切，还有别的蕴藏。

这是我要寻的秋的韵致了么？秋天是有成绩的人生，绚烂多彩而肃穆庄严，似朦胧而实清明，充满了大彻大悟的味道。

秋去冬来之时，意外地收到一份讣告，是父亲的一位哲学友人故去了，讣告上除生卒年月外，只有一首遗诗。译出来是这等模样：

不要推却关怀
不要延迟欢乐
现在不悟

便永迷惑
在这里
一切都有了着落

我要寻找的秋韵，原来便在这里，在心头。

（选自1986年第3期《北京文学》）

源 爽 著 诗 集

离宫思絮

袁 鹰

小住避暑山庄，每日晨昏，漫步离宫，留连洲渚。鹿鸣莺啭，景物迷人。俯仰之间，仿佛历史烟尘，随风飘逸。灯下草草，略记所感。时值初夏，柳絮翻飞，如雪如烟，撩人思绪，因以为题。

烟波致爽殿

每天早晨，避暑山庄朝南的丽正门一打开，作为行宫主体的澹泊敬诚殿和烟波致爽殿便开始迎接第一批新的参观者。远方来的游客，总是怀着新奇和惊叹的神情拥进宫门，也总爱挤在康熙皇帝亲题的“避暑山庄”那蓝底金字的匾额下摄影留念。然后，走进苍松掩映的院落，流连在古朴淡雅的殿前，仿佛听到二百多年来伴随着风云雷电的历史回声。

“这就是康熙的寝宫吗？”“这就是乾隆的御座吗？”“这就是咸丰咽气的那张床吗？”人们低声询问着，交谈着，在烟波致爽殿

前，隔着玻璃窗仔细张望，随意指点。或许是受到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影响，有的人特别爱打听那个野心家叶赫那拉氏住过的西跨院在何处……

烟波致爽殿，康熙年代即列为山庄三十六景之冠，被描写为“盛夏晴无酷暑之感，夜无风寒之忧”的寝宫，今天依然保持两百年前的容貌，那样肃穆安详，冷峻地向后代人叙述这座离宫的沧桑史，叙述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兴旺到“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衰败历程，叙述它亲眼目睹的花团锦簇的荣耀和丧权失地的耻辱。一阵松风吹过，你不是能听到它的沉重叹息吗？

它记得那个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以他睿智的眼光，高瞻远瞩，在远离京城八百里之遥的塞外草原，开辟了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每年亲自率领贵族王公、文武大臣，行围射猎，整军备武。就如他的孙子弘历后来追记的：“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武最为有益。”（《承德府志》）“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乾隆：《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他本人也再三要求部下：“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清圣祖实录》）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木兰秋猕”，是满洲八旗兵、蒙古骑兵和皇家虎枪营士卒的一次军事大检阅，也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对蒙古族上层的联络和巩固北方边防、警戒沙俄侵犯野心的一次政治活动。热河行宫，也正是首先为了这种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的。从康熙、乾隆到嘉庆，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儿处理政事，接见文武大臣，使它成为清政府联系北方和西部各少数民族，以求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的活动中心。一百多年中，以避暑山庄、外八庙和木兰围场为舞台，多次上演过威武雄壮、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政治戏剧。蒙古王公，厄鲁特蒙古族首领，西藏活佛，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上层人物，从伏尔加河畔远道来归的土

尔扈特族首领，先先后后来到这里，向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正是在这儿，康熙作为一个维护祖国尊严、反对沙俄侵略，致力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帝王，以杰出的民族英雄载入青史。丽正门的匾额，外八庙的不少碑文，都用汉、满、蒙、维、藏五族文字镌刻。如果拂拭去那些狂妄自大、带有君临天下的民族偏见的灰尘，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象征祖国各民族团结平等的祥和之气吗？

它也得记得一百多年后那个昏聩荒淫的咸丰皇帝，康熙、乾隆的不肖子孙奕訢，在英法帝国主义直逼北京的炮火中，从圆明园仓皇逃来热河，将京师丢弃给侵略军。强盗们一把大火，使那座规模仅次于避暑山庄而建筑和珍藏则远远超过它的“万园之园”，全部成为灰烬。就在北京天津地区人民惨遭屠杀和洗劫的同时，咸丰皇帝却在这烟波致爽殿里，惊慌失措，面如土色，用颤抖的手，一次次给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下达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罪恶命令，一次次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追认了《中俄璦琿条约》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将我们威严的主权和大片国土拱手让人。最后，他死在西暖阁里，没有能回到北京紫禁城。慈禧在这里同奕訢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她四十八年昏庸而又残暴的统治，使我们的祖国陷入由帝国主义随意瓜分的黑暗时期，使我们的亿万人民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

烟波致爽殿，你是一个王朝盛衰荣辱的最好见证。你听到游人们在西暖阁外边对咸丰和慈禧的责骂声吗？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帮凶们是应该受到责骂和唾弃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清朝早已腐朽衰败、不可救药。落后的经济形态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必然使这个政权走向死亡。曾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已经承受